

—

春耕时节，大人小孩都下地了，大小牲口都下地了，满地里都是闹腾腾的热气，这里还有“二姐——二姐——再拿些种子过来”的声音，有“吃饱了就好好干活，这个时候可不敢偷懒”的呼叫牲口的声音。牲口头一低一低地猛干，时而还会有一头驴子把低着的头扬起来“唔哦——唔哦——”地叫上一阵。八岁的笆斗提着吃食一呼一吸地在垄上走，边走边喊：“吃饭了——大——姐——”

那些声音呼着气，人一喘一喘呼出的气，牲口一低一低哈出的气，混合在一起了，这里那里都是这样的气，或许就构成了那种浓重的地气，或者说那浓重的地气里就有这样的混合的气。

庆爷爷说，什么都有一股气，没有那股气撑着，许就要塌陷了。打仗也得一鼓作气，那作的气就是精神，是战场上的灵魂，制胜的法宝。

二婶说，别动了胎气，胎气是什么？胎气就是养孩子的内气，是胎儿在母体内所受的精气。胎气不足孩子就可能出毛病，还会早产，所以老人总是叮嘱孕妇保护胎气。

奶奶说，这就像蒸馒头，那就是用水气把一团面蒸熟的，可不是用的火也不是用的水，火和水只是为了闹腾那股子气。

有时我会看到一团一团的东西飘着，在地边上呼吞儿呼吞儿地飘，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像一个充满气的球，但又不像球，它不圆，不方，就是那么一团一团的，一会儿合成一团大的，一会儿又分成一堆小的，一会儿又乱得不成样子了。

遇到这种气团，你只能远远地看，不能去跟前，你跑到跟前你什么也看不见，有时还会把你吸进去，你就成了那团气的一分子，你觉得闹嚷嚷的，眼睛就湿乎乎的了，眼睫毛上粘的不知道是啥，就是不停地从头上往下滴着潮湿的水样的东西，你呼吸，那些气就大呼小叫地进到你的肚里，而后又大呼小叫地出来，进到肚里你觉得就是一团气，呼出来时还是一团气。我那个早晨就是这么感觉的。

人们说，山岚就是山上呼出的气，那些山岚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些张着口的洞里呼出的，一个个山洼洼里都是这样的气，多了就成了云气，所以山上的云气多。

西头的四奶，儿子在省城做了好大的官，她六十大寿那年，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享福，走的时候黑亮亮的轿车来接，一村的人都出来看，四奶眼睛笑得成了一道缝。可住了不到半年就回来了，说什么再也不去，村里的人问，城里咋样？四奶说，挤，到处都挤，挤得不接地气，喘。

四奶就还在她那座老屋里住，也不让儿子翻盖，说会把气翻没了。四奶早起会先把鸡仔撒开，让它们叽叽咯咯四野里撒欢，而后走到塬上，遮着眼远远处刷起的太阳。

四奶已经活得很像样子了，但她还是那么活着，她就像一个榆木疙瘩，堆在黄黄的一堆土边，很多人以为这棵树已经死了，但它的上边，还开着几枝子白色的小花。四奶的儿子后来从城里回来了，他是以一个骨灰盒的形式回来的，他没有活过四奶。四奶对着儿子说，回来就好，家里的土埋人。



四奶此后活到了90岁，死后就葬在了村头那片黄土里，四奶说，中了，活够了，还要活多大？该入土了。四奶是在絮絮叨叨中走的，四奶走得很安详。

二

关于地气，我问过奶奶，啥是地气。奶奶说，你张嘴。我张开嘴，奶奶说，你喘气。我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再吸一口气再吐出来。奶奶说，人会喘气，地也会喘气。人喘气活着，地也喘气活着，都不喘气了，那就死了。人活着种地，地活着养人。

我就往地里看，看地喘气。远远的有一个高谷堆，会冒出青青的烟，我以为那就是地气。有一天我拉着狗跑了好远才跑到跟前，到跟前一看是一孔窑。我就又问奶奶，地气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奶奶说，地跟人不一样，地气是从肚脐眼里冒的。

我不知道地的脸在哪里，身子有多大，我感觉，怕是跟天一样大的，天罩着地。地撑着天，就像锅和箆。

村里的大夫和奶奶说的不一样，大夫跟奶奶聊天，说地中之气，春秋最为明显，孟春之月草木萌动，天气下降，地上气上升，秋季平定收敛，天高风急，地气清肃。我听不懂，我还是喜欢奶奶说的。

那是一个早上，一股青烟从地上升起，是一大团，离开地面或没有离开的样子，冉冉地动，一忽儿浓一忽儿淡，摆来摆去，像在水里的纱，感觉能摸到。就跑着去摸，却是总摸不到，逗我似的总在前面飘。我追到塬头就没法追了，塬头上是一处四下

里都齐崭崭的断层，下得很深，对面还是塬，还是通向好远。

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深沟，沟里长满了草棵子，这时我看到，断层下面的沟里冒上来一涌一涌的清气，真的如奶奶说的，是从地的肚脐眼冒出来的吗？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地气。夏天的夜里，一群人卷着席子、抱着被子去场上睡，躺在晒了一天的地上，暖暖的，觉得比家里的炕还沉实。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从东往西数，数着数着就数不过来了，流星像偷划火柴一样，一会儿嚓——划一下，一会儿嚓——划一下。夜晚的大地真静呀，静得连蚯蚓的叫声都能听得见。

第二天你会发现，蚯蚓在你的周围犁了很多地。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你会闻到一咕嘟一咕嘟的清气，那个舒坦，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爬起来就看见了地气。后来我就觉得，地气有时能看见，看见的就是那坨坨的气团，有时你看不见，但是能闻见。

咱这个地方人好把味说成“气儿”，地里时常飘来的那个味，就是地气。油菜的味、豆角的味、黄瓜的味、柳树槐树桃树桑树的味，还有羊粪牛粪的味，有人把粪一车一车地往地里送，一小堆一小堆地卸到那里，然后再一小堆一小堆地扬开，地里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混合味道。夏天和秋天的味道是沉厚的，那是麦浪稻浪的味，玉蜀黍的味，大豆和桃黍的味。

另外，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天，你还能闻到各种野草和野花的味，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顺着地垄一波一波地涌，淘洗着你的肺叶，你感到地气好极了，有时候你会把地气认成风，一丝丝的小风带着悠悠的气儿飞，呼呼的大风携着浓浓的气儿涌。

在地里干到半晌休息的时候，脱下鞋子枕着，就地一躺，脸上或是遮个草帽或是什么也不遮，四周的土香就弥漫过来了，太阳照得身上暖暖的，眼皮子里的眼睛感觉是一片艳艳的红，薄薄的一层血脉在游动。一会儿的时光，就会睡得呼呼的。

地下的人也是这么睡着。四奶躺的地方离我并不远，她下葬的时候，一口厚厚的棺木漆得油亮油亮。四奶躺好以后，村里的木匠张说一声“把好了”，就叮叮咣咣让木楔子安安稳妥地将棺盖楔得严丝合缝。四奶的棺木下土的时候，那土是一点点地盖到棺木上的，直到盖成了一个土堆，四奶的周围全是黄黄实实的土，没有别的東西。四奶闻了一辈子土味，她知道什么最舒坦。

三

再后来我就感到，所谓地气，其实就是你的乡村，你的故土，是那些庄稼那些草木，是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地气就是你对故土的感念，对家乡的认识，说白了，地气其实就是你的底气，是你生命的基础，你有着最扎实的、最本质的、最朴素的基础，你就有了活着的底气，否则你就是一叶浮萍，轻狂、无根无落。

你的生命里总是能看到地气，能闻到土地的味道，你就会活得踏实、过得充实。

（摘自《塬上》，王剑冰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城垣与爱情：映照一个王朝的背景——评《大明城垣》

□王 洪

如今的南京城垣，是朱明的遗存。朱元璋初得天下并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历史上称明朝、明代。直到都前的前两年，一代开国君王听进了大学者也是其幕僚朱升的建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开始兴建宫城，继而便开始大规模地兴建都城。凡30年，先后征召100万之众，鬼斧天工般地建构南京城墙。作家陈正荣对这一历史片断进行撷取，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城垣》。当然，对历史原型的追寻和对历史事实的顿悟来自于作家本人对史料以及城墙的深爱。他说，南京的城墙他至少走了超过十五个全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光是一种量度，更讲究思考的深度。

刘勰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用近四十万字宏大的巨制来讲述600多年的沧桑，而且素材来源于从砌建就定格在这座城市的“历史典藏”中，作家一定会处心积虑地穷尽其智慧及至于体魄。南京，历史上被称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最长最完整的城墙是其最重要的实物证据。据史书说，南京筑城肇始于越城，至今只在外秦淮河边留下一抹记忆；后有三国时东吴孙权于建安十六年将治所迁至秣陵，次年修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不朽的名篇，即便是“虎踞龙盘”，也只落下“山围故国周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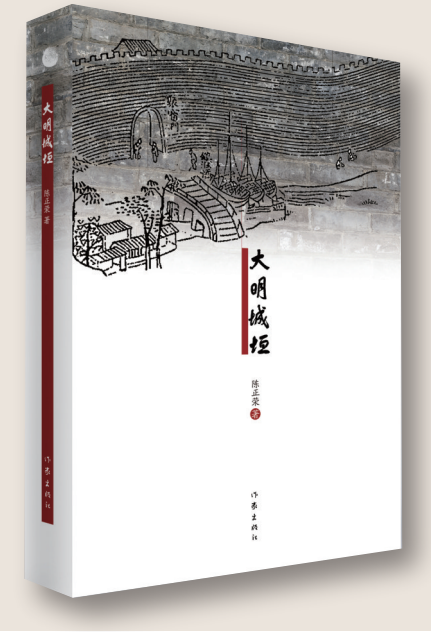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对历史的追溯，总是能让人触摸到历史进程中的脉搏和走向，总是能听闻出历史朝代更迭中的壮歌与悲鸣。被史书早已界定的大明一代的歌声与传说都在时间的流逝中缄默了，可陈正荣的长篇小说《大明城垣》似一曲深沉的歌谣，透过当代的意识向人们诉说那个久远年代的城垣与爱情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是从当代一次特别的考古发掘之新闻报道着墨。当然，这样开头的结构并不是小说家的擅长，也不是典型的小说笔法，或许是作家的随心所欲，或许是写作中的突发其想，或许是作家经过文学阵痛后的有意的预谋。考古学家向陈正荣讲述了在南京城墙中发现一块特别的明代城砖，上面有男女两只手印和“袁水汤汤，窑火旺旺。我手妹手，日明共长”十六个字。作家与考古学家们共同努力，经过对城砖上铭文仔细的辨析，找到了制作这块城砖的匠人们的故乡，自然也让作家确定了小说的历史方位和叙事的流向。考古学家看到的是可以还原的一段历史，而作家仿佛进入了对一段存世600多年的“密码”的破译之中。作家没有沉浸于对城砖本身诸如制作

技艺、历史断代、碳十四测定等的揣摩，而是借助于“有心之器”，从林籁结响中听出心弦弹瑟的美妙，解码出一波三折的故事。

作家显然把自己谪熟的新闻写作方法，借鉴到小说的叙事方式中来，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小说通过一块特别的城砖这个“新闻由头”，演绎出了窑工汤满一家三代人与那个筑城时代的故事。主人公汤满的祖孙三代与制砖、烧窑，筑城有难舍难分的不解之缘：汤满父子先后参加了凤阳城、南京城的筑城，呕心沥血，披肝沥胆。聪慧的汤满不仅勤劳劳作，更是烧出了令人惊诧的“白玉砖”，受到朱元璋的嘉勉。

然而，无意走仕途的汤满，深怀匠人之心，执意要做一个出色的工匠。这部小说中除了主人公汤满外，先后塑造了汤和七、汤丙、铁柱、李黑、刘顺一、黄牛四等等这一连串镌刻在南京城墙砖头上的名字，通过精巧的构思复活了这些在城墙中沉寂的名字，并将他们编织在其故事中，以让人们再度通过小说来记起那些参加明城墙建设的匠人，审视那段历史的进退与功过。

汤满的一家几代传承，故事是完整的，情节的设置也合乎历史和人物命运的逻辑。袁州府宜春县月亮湾汤和七是一烧窑匠人，一生用心只做好一件事，烧出远近闻名的“和七窑”。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决定将应天（今南京）作为京师，两次征召匠人筑城。儿子汤丙来到应天烧窑。汤丙的儿子汤满也烧得一手好窑，深得总甲的女儿袁明月喜爱并一见钟情。不料却遭遇总甲的阻挠，将汤满送到京城役作。汤满陷入痛苦的深渊。一天，他发现了糯米土并烧出色如玉石、质地似铁的“白玉砖”。袁州提调官隋赞向朱元璋献上“白玉砖”，皇帝十分赏识，进而召见窑工汤满。大明城垣建成，皇帝论功行赏，汤满也获得提擢，任工部员外郎。但汤满早已与意中人隐居山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小说结构了一条为主题服务的主线：古代匠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这一深有趣味的故事之核既表达对古代匠人



的敬意，也通过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来揭示朱元璋的多重人物性格：有魄力、有远见的帝王，同时也是充满嫉妒、刚愎自用的暴君。当然，这是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所决定的。就像斯蒂芬·金讲的，把故事当成埋在地下的化石。这并不是事先的构思，而在事物发展的必然情势之中。

《大明城垣》在着眼于上述这一条明亮主线的时候，为了丰满人物的需要，在情节推进中，不失时机地将汤满与明月姑娘的情感线也写得如同一杯清茶般雅致。主线在副线的衬托之下，让读者生读出下去的欲望。作家没有把汤满和明月的爱情，写成如杜十娘那般曲折哀伤，跌跌宕宕，起起伏伏，

没有过度的渲染和煽情，而是将他们的情和爱写在了制砖与烧窑的劳作之中，写在平常的夫妻与隐逸的生活之中。就叙事的着力点来看，并没有朝着海枯石烂的方向去点染，而是朴素中见真情，平实中诉衷肠。“袁水汤汤，窑火旺旺。我手妹手，日明共长”写在砖上，砌在城墙中，既是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流露，也反映这对男女真实的生活图景。是写实的，但更是汤满和明月对生存状态的满足，是憧憬也是对爱情的忠贞与见证，人物命运随时间的蹉跎也定格在城垣的悠悠岁月里。小说的尾声写得挺有意味，并没有落入窠臼般的前后呼应，而是讲述这对男女在安邦定国大业之后对南京城墙的重访。用男女之间的对话，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既写实也浪漫甚至于是虚幻。在明月看到城墙中刻有“总甲袁满正”时，一声“父亲大人，是我，明月”的轻吟，随婆婆的泪水将从前的一切洗去。正像她的男人所说：“城墙建好了，皇帝死了。”难道“英雄成败转头空”就是一句暗淡了历史天空的谶语？小说用历史的笔法和宏观的视角，将主人公汤满一家的命运和匠人的生活状态置于明代初年的政治帷幕后，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大时代中的小缺口，看上去是有相当的视角差，应该是立起来了。就《大明城垣》而言，我们在匠人们的劳作中，体会到了统治者的意识，看到了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背影，抑或还有文明的赓续。

我老家的村子叫尖角，位于陕西汉中南洋县龙亭毗邻汉江的西南角。村子沿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大龙河，与处于平川地带的晏坝村分界，由北向南渐次升高，形成丘陵地带，一个山沟套着一个山沟，沟沟洼洼如同迷宫，到了最高处，再由山梁向南顺坡而下。坡面虽不十分陡峭，但不少路段坡度均在45度以上，山路难行，下雨天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山下即是滔滔汉江，站到山梁高处一眼望去，蜿蜒而去的汉江，像一条巨龙游走于秦巴山地之间，煞是壮观。尖角村并不大，东西长不过十来里路，南北的直线距离也只在七八里之间。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那就是一个穷山沟，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找不到一个点的地方，对它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或者叫不屑一顾。直到有一天，好友文史学者黄建中先生告诉我，说有史料记载，民国十二年（1923），军阀吴新田将光绪元年（1875）在尖角村出土的周鼎卖给了日本商人，得银元三十万。鼎在古代号称国之重器，天子九鼎，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其他人不可拥有。成语中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都说明鼎是王权的象征。能卖三十万银元的周鼎，绝不是一个小器皿，一个毫不起眼的村子，竟然出土这么大的鼎，至少说明周代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而且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由此推论，尖角村曾是一个繁华之地。听了此消息，虽然不至于说我的祖上阔多了，但至少说明这里曾有过非同一般的文明。从我记事起，就厌恶这里的贫穷。

村子靠西南的山头上有一座寺院——镇江寺，碑文记载始建于唐代，可见历史悠久。于是，官方的称谓把尖角叫作镇江村。镇江镇江，显然是镇住江河之意，20世纪70年代之前，每年的夏天，汉江都会河水暴涨，淹没农田和庄稼，猜想祖先把那座寺庙修在山头上，就是要镇住泛滥的江水，保一方平安。为什么又叫尖角？因为汉江在那儿拐了个弯，那片不大的山地，被汉江三面包围，形成一个类似于不规则的三角的形状，又处于东汉造纸术发明者蔡伦封地龙亭的一角，故而称为尖角。汉江在镇江寺拐弯，进入秦岭和巴山的夹击中，形成一道宽七八百米的山谷，从此进入九十里黄金峡。为什么叫黄金峡？因为汉江从发源地宁强嶓冢山倾泻而下，钻出大山，流经勉县、南郑、汉台、城固、洋县，纳入发端于秦岭、巴山的褒河、涓水河、牧马河、沮水河、西水河等支流后，形成澎湃不息的大河，接着进入汉中的西乡县。而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九十里黄金峡，是连接汉中各县，贯通安康、十堰、襄樊，直至武汉口的重要航道。黄金峡的称谓，凝聚了人们对这条重要河运的共识。

汉江进入九十里黄金峡，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形成了巨大的江流，在暴雨频发的夏天，滔天巨浪冲天而起，淹没了汉江两岸的沙坝，进入黄金峡后，浪头直接冲撞到山体的巨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爆发出不可阻挡的气势，如同千军万马在嘶鸣，将整个山谷河道变成了不见人影的战场，像一曲万人演奏的交响乐。春天和秋天的河水，大多是另外一种状态，水位大大降低，河口开阔的河段，河水最浅的时候，水流平缓，几乎没有任何风浪，人可以不坐船直接蹬过去。于是，偷懒的年轻人不必绕路去渡口，而是脱光衣服从最近的地方过河，我的少年时期，即使大冬天气温低下，天寒地冻，我和小伙伴们去南山砍柴，大多时候，挑着柴担子脱光衣服直接过河。那些浅水时段，航运就会暂停，对去南山砍柴办事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时光，不但可以省去过渡的路程，而且可以亲身体验河水的美妙，清澈见底的水流，虽然有些刺骨，但从身体上划过时，会有一种细腻、温柔。这时脚下的流沙，更是妙不可言，从脚趾缝间和脚面流失的过程，就像有无数的小虫爬过，有一种轻轻的痒痒，却又有一种亲切的抚摸，令人想极力摆脱却又欲罢不能的喜悦。

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时期，是在汉江边度过的。汉江留给我太多的记忆，其中包含着关于它的美丽传说，和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当然也有两次差点儿丢了性命。一次是五六岁时，跟着哥哥去放牛，和同家门辈分虽低但年龄却长的侄子杨庆，一起去江边洗澡，那时正是夏季河水暴涨的季节，平河两岸，波涛汹涌。因为杨庆会游泳，跳下去后，就钻进了巨浪中，哥哥见状也跳了下去，可他不会游泳，立即被大水吞没，不见人影。河南岸半坡有过路者见状大喊救人，我被当时的场景吓蒙，哭喊着也跳了进去，大水立刻卷着我向下游冲去。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幸亏杨庆水性好，经过与洪水激烈的搏斗，终于将我们两兄弟救了起来。另一次是生产队过河收麦子，因为汉江发大水，渡船过不去，必须有人逆流将渡船往上拉出一截距离，借着船工的摇橹和水流的力量，把渡船划到对岸。但是河南岸没有过人过江，队长喊有没有人可以游过去帮忙。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在上学路上的水库里学会了游泳，一时有了英雄气概，不由分说，跳下江去。谁知跃身跳进江水中，即刻被冲入洪流中，巨大的浪头一



个连着一个，劈头盖脸地打来，难以招架。好在脑子清晰，如不奋力一搏，性命全无。在母亲焦急恐慌的目光中，我在半个小时里奋力自救，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游到了对岸。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看着汉江的清流，听着老人们讲述汉江的传说而成长的。尽管汉江近在咫尺，但江水不能自己上山，除了少数的沟田可以种水稻外，其他山地只能靠天吃饭，村人的生活，吃不饱肚子是常态。因此，我对汉江的印象，一直把它当作儿时的美好记忆和苦难的象征，贫穷使我无时无刻不在加速实现逃离它的愿望，想象着随汉江直奔长江、奔腾向前汇入大海的壮美图景。即使后来我知道了尖角曾经出土过价值非常的周鼎，我仍然无法想象可能的辉煌，更多的仍然是儿时的苦难。

19岁那年，我终于走出山地，离开汉江，开始了12年的军旅生涯，随后走西闯东，从青海高原到江城武汉，最终落脚青岛，经历了从大漠戈壁到大江大海，从执行任务时曾到过海拔5300米的雪山，到了零海拔的黄海，一个出身于山沟里农民的儿子，命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不断变化各种职业和身份，以不可思议的机缘，见识甚至经历了宦海沉浮、名利场的奇闻异事。许多人和事令我眼界大开，思维跳跃。最终被时代大潮裹挟，跳进了商海，见证了财富的争夺和贫穷者毫无尊严的生活。那些充满传奇和非常的经历，许多时候连自己也不相信，其荒诞性、奇异性，远远超过了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这就强化了我关于人生的梦幻感。

几年前有幸受邀返回家乡，参与汉中天汉文化公园项目建设，深度介入这片土地的开发，目睹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么渴望改变这里的面貌。尽管他们身份不同，人生的道路各异，在这场旷古未闻的巨变中，是主动还是被动，抑或被裹挟进难以言说的境地，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未曾想到的变化，但他们的付出，和对这片土地的情怀，常常令人动容。这使我对汉江的认知发生了巨变，那些人和事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创作了《唱河渡》。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使更多的朋友 and 读者，走进我的家乡，感受汉江的博大壮阔的魂魄，感受这片土地的苦难与辉煌、壮美与温柔。

山间日月自来去，天际无云少是非。在岁月的长河中，心存善良的人们，不管他们身处何处、在干什么、经历了什么，无论生活呈现给他们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总能在其中找到生存的方式，也许他们有美好的憧憬，也许只是为了活着的单目的。他们一刻不停地奋斗下去，还将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继续奋斗下去。看着那些苦苦的劳动者，一切机心和妄想都显得浅薄和无耻。尽管生活可能带来复杂的记忆，但人们依然会选择以善良之心对待这个世界。我用《立场》这首诗，作为作品尾声中的一个情节，就是想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自己心灵的选择，与外界无关。

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写了《唱河渡》。感谢汉中市滨江新区的建设者们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他们提供的素材，丰富了我的创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以无比的敬畏，向给了我最初生命的汉江以及秦巴山地表达我的无限感恩，《唱河渡》是我献给这片山河大地的礼物，但愿我的书写能贴近这条江河和这片土地的灵魂。

感谢好友黄建中先生在整个作品创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他认真阅读第一篇和第二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雕塑艺术家贾维克先生，他阅读了作品的电子版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为本书创作了13幅精彩的插图。感谢段继刚、王连成先生给予的订正和修改意见。感谢书法家袁允全先生、马治权先生题写书名。是多位朋友的用心参与，才使这部作品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他们的付出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常常站在汉江岸边，看着江水发呆，不知道是眼前的汉江真实，还是想象中的汉江真实，抑或梦中的汉江真实？三条汉江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显现，唯有奔腾的激流所迸发出的内在灵魂是一致的。于是，我在《唱河渡》中呈现了一条文学的汉江，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的精神实质是真实的。

唱河渡，非唱河渡，是名唱河渡。（摘自《唱河渡》，杨志鹏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